

我在台北演出第一齣戲就是全本鐵面無私包公戲，是以文戲爲主的。結果，觀眾的反應很好，陳老師認爲我是可造之才。於是，從民國六十三年，我開始專攻花臉。本來我是相當吃虧的；到目前，雖有十三年學戲時間，但實際上只有八年的花臉學習經驗，比別人少了五年。但因爲我演出的機會較多，所以還可以和同學搭配上。

成爲國劇演員的條件

我個人是學「淨」，在平劇裡面，淨又有許多分類。有人說唱花臉的，花臉就是淨。又有人說唱黑頭的，黑頭也就是淨，也就是花臉、黑頭，主要是代表包公這齣戲，包公畫得是黑臉，所以習慣上大家稱之爲黑頭。此外，還有「銅錘」，如果各位熟悉的話，有一齣戲叫「二進宮」，就是「龍鳳閣」所分一段一段「大保國、探皇陵、二進宮」中的一段兒。因爲戲裡，徐延昭抱了一個銅錘，這是屬於花臉的正宗戲。所以，人家若說他是唱銅錘的，實際上就表示是唱花臉的。另外，像架子花、武二花等，都是屬於花臉。

在青衣、老生方面，也有很多名稱，就如袁派老生、唱工老生或青衣、花旦、刀馬旦；很多。如果各位對這些不瞭解，書上也有這類介紹（可查閱北青第三五期一一八頁）。今天，在這裡介紹的，都是有關花臉這方面的知識。

花臉和其他角色的差異不大。如果，這齣戲，花臉是做了這個表情，那麼青衣、老生也是做同樣的表情，只是花臉較爲誇張。在同一齣戲裡，都是依照人物的個性來決定需要什麼表情、什麼身段，如何表達。普通人，若是要學國劇，或許會不明白自己合適那一種角色。作科出來的，在第一年的基本工時，老師便會發覺你較適合學什麼，再決定學什麼。像我，覺得自己像青衣，不像花臉；可是

，我的嗓音適合唱花臉，如果想在舞台上有所表現，就勢必得選擇花臉。所以，長相雖也是條件之一，但並不能代表學什麼。下面，我列舉幾個條件，供做參考：

1. 五音齊全

此爲第一先決條件，要求非常嚴格。如果，五音不全的話，不如趁早放棄；或者根本上不上台，自己研究這方面的知識。平劇裡，五音十分重要。像在一齣戲裡，每一個人有其自己的音調，如A調、B調；等各不相同。而琴師就是依不同的調分別與不同的演員配合。因此，唱者的五音、耳音一定要好，否則很容易唱到兩個調的中間音，而在舞台上，是沒有時間讓你去想該用什麼調門的。像我們唱這麼多年，經驗當然豐富，即使一句換一個調，也可以抓得到音的。若剛開始學，可以自己跟錄音唱，因爲平劇的五音唱法、用法與唱歌是相同的。所以，如果在唱歌時發現自己五音不全，那麼唱起平劇，將會是慘不忍睹的。

2. 耳音

耳音和五音是一樣的，耳音就是要聽，注意聽出對方用什麼調，也許你一張口，就是要用他的調來唱。例如我在大鴨唱「二進宮」這齣銅錘花臉戲時，裡面有崔富芝唱楊波這個角色（老生），廖苑芬唱李艷妃（青衣），一齣戲裡，就三個人唱。此時，我估便宜的是，我不用新調門，而是承用前者唱的調，以分別配合他們兩個。崔、廖兩位都用自己約調，希望將最好的呈現在觀眾面前，而我是屬於中間的，這時候，便要靠耳音如何了。如果，耳音不好的話，還有一個補救的辦法——即多等兩個過門。在平劇裡，我們開口之前，一定有一個過門；多等兩個過門，比較容易聽出到底是什麼調，但也有一項壞處就是觀眾會想，「哦！他忘詞了！」因爲，中間隔太久沒唱，其實並非忘詞，而是找不到調門，但觀眾感覺起來就不是那麼一回

事。如果想要私下訓練耳音，可藉著常常收聽收音機中的歌唱節目，無形中音感自然被接受。

3. 扮相

扮相是屬於次要條件；我認為平劇中的扮相，是可以補救的。平劇的扮相很多，並非個個都漂亮，但在舞台上，觀眾可感覺到他們演什麼就像什麼，所以說，扮相是次要的。當然啦！如果有先天的條件，那是最好囉！例如我唱花臉本身扮相就較差，因為人瘦的緣故，私下看並不覺得臉型特別瘦，但一到舞台上便顯得臉很小。通常我演戲，一定要在腦門貼塊布，使臉看起來不胖也長，感覺上總是變大了點！但若演曹操戲，不能在頭上綁布，一定要從眉毛以下畫，所以演曹操時，一定看不到我的臉，而曹操又非得看臉做戲。因此，每次演出這齣戲，定會受到很多批評。這就是先天條件不足！

4. 身材

據我所知，當我在海光唱花臉被觀眾接受後，各劇團也都在培植女花臉；但我佔了先天條件——個子高。據說復興、陸光的女花臉都只有一百五十幾公分，所以無法被觀眾接受。平劇中的花臉，個子十分重要！如今一般劇團的青衣，普遍身高都在一百六十公分以上，若花臉僅有一百五十幾公分的話，就無法搭配了，不管再如何做出氣勢，還是會顯得渺小。因為，花臉站在舞台上，就是要給人一種魁武雄壯的感覺。

5. 表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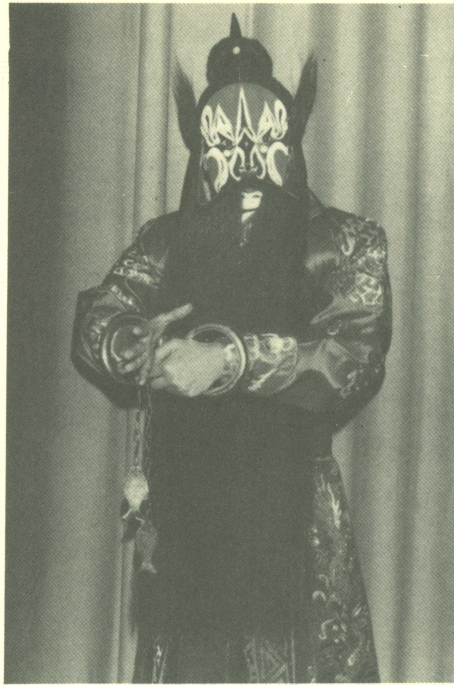
這點也是可以用後來來補足的。有些人比較木訥，不易做戲；但台上做戲，可說是一種舞台經驗的累積，可藉著學校、社團舉辦這類活動時，參與演出，加以磨練。倒

也不必在私下面對著鏡子笑或走在路上就練習哭，我認為只要自己在排練時，在舞台上時，多去揣摩劇中角色的個性及表達方法就行了。

6. 反應

這是屬於天賦上的。這種反應，我覺得即使再加上後天的培植，都是很困難的。在戲裡，如果一方忘詞了，而另一方仍唱著他的詞，那戲就會僵在那裡。而忘了的詞，又如何補回來呢？在舞台上，平劇不像一般話劇唸錯了，可多唸幾句詞再補回來。在平劇裡，如果多唸幾句，就不知道唸到那兒去了，更無法像電視電影重新來過。所以以平劇是最寫實的，也是最現實的，不管平常練習了多少次，好與壞，成功或失敗就看那一場表現的表現。所以，反應一定要好。

而反應，也隨著舞台經驗及演出經驗的增加而更加靈敏。例如我在海光未學花臉前，在各方面的條件都不太好，一直都只扮演著跑龍套的角色，幾乎沒有什麼唸詞句的機會。有一次演了一個有兩句詞的角色，第一句是「在」，第二句是「得令」，沒想到，一上台就慌了，將軍一叫我「聽令」，我便應了「得令」忘了先唸「在」。如今想起來，只覺以前的反應太差。現在我的反應能夠變好，主要是舞台經驗的累積。當今，花臉的角色缺乏，所以，不管是主戲、配戲、邊配戲或是武戲、文戲，我都嚐試，自然在舞台上的反應要比過去好得多。但反應快慢，在先天的條件也很重要。當初，我一開口就唸「得令」，是為對戲不了解。如今，我一直在接觸各類型的戲，對戲、劇情也就比較了解了。我想，大家都有類似的經驗，第一次上台，難免手忙腳亂，心驚膽顫的。有經驗後，就會覺得輕鬆多了。



▲王海波小姐在「鎖五龍」中單雄信的扮像
這屬於高腔戲

▼王海波小姐在「連環套」中扮演賽爾墩

7. 嗓子

你在五音、耳音、扮相、身材各方面條件都很好的話，另一個條件就是嗓子，也是很重要的。像我，瘦挑高長，扮青衣會很好看，但我是一點小嗓子都沒有，所以就學小生。小生是大小嗓合用，遇到用小嗓子，我就發揮不出來。後來，改學老生，但我又不知如何去運用我天生的嗓子，只是一味地亂喊。而花臉正好像這樣粗粗暴暴的，所以，老師便叫我學花臉。在我學成之後，才發覺自己的嗓子介於老生及花臉之間，不夠渾厚，不像花臉，於是拼命地練。嗓子，先天的要比後天練出來的好，先天的嗓音較後天的甜美。但，若能苦練出後天的嗓音，也是很簡單了。像大家都認為青衣「趙復芬」的嗓音很好，她就是天生的，從小就有這種嗓子！

8. 勤奮好學

最後，就是要靠自己的努力用功了。在平劇一齣戲裡

，轉個非常的重要。譬如：「你講什麼話？」這個「話」後面一定是「Y」的音，絕對不能轉調，否則，整個感覺就不對了。這種句尾的收音，主要是靠嘴形的變化，一定要發得非常飽滿才可，這就要靠苦練的功夫。

花臉的比較

根據我自己舞台上表演的經驗和心得，在花臉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地方。譬如不管是架子花、武二花、銅錘或是黑頭，在唱、唸等各方面應該都是差不多，尤其在文戲。我個人比較注重文戲，在身段方面，我並不是很在行，但在唱腔方面，基於多年的舞台經驗，還稍有研究！唱腔方面，文戲很注重行腔。所謂行腔就是在一齣戲內，如果有「啊」——這種轉腔的時候，一定要轉得非常優美，絕對不能一道湯，讓觀眾無法聽出你在唱什麼。在唸的方面，銅錘花臉最困難的一點就是鼻音非常重，尤其我是女孩子，如果不用鼻音，很容易雌音就會跑出來，所以一定要用

事。如果想要私下訓練耳音，可藉著常常收聽收音機中的歌唱節目，無形中音感自然被接受。

3. 扮相

扮相是屬於次要條件；我認為平劇中的扮相，是可以補救的。平劇的扮相很多，並非個個都漂亮，但在舞台上，觀眾可感覺到他們演什麼就像什麼，所以說，扮相是次要的。當然啦！如果有先天的條件，那是最好囉！例如我唱花臉本身扮相就較差，因為人瘦的緣故，私下看並不覺得臉型特別瘦，但一到舞台上便顯得臉很小。通常我演戲，一定要在腦門貼塊布，使臉看起來不胖也長，感覺上總是變大了點！但若演曹操戲，不能在頭上綁布，一定要從眉毛以下畫，所以演曹操時，一定看不到我的臉，而曹操又非得看臉做戲。因此，每次演出這齣戲，定會受到很多批評。這就是先天條件不足！

4. 身材

據我所知，當我在海光唱花臉被觀眾接受後，各劇團也都在培植女花臉；但我佔了先天條件——個子高。據說復興、陸光的女花臉都只有百五十幾公分，所以無法被觀眾接受。平劇中的花臉，個子十分重要！如今一般劇團的青衣，普遍身高都在一百六十公分以上，若花臉僅有一百五十幾公分的話，就無法搭配了，不管再如何做出氣勢，還是會顯得渺小。因為，花臉站在舞台上，就是要給人一種魁武雄壯的感覺。

5. 表情

這點也是可以用後來補足的。有些人比較木訥，不易做戲；但台上做戲，可說是一種舞台經驗的累積，可藉著學校、社團舉辦這類活動時，參與演出，加以磨練。倒

也不必必要私下對著鏡子笑或走在路上就練習哭，我認為只要自己在排練時，在舞台上時，多去揣摩劇中角色的個性及表達方法就行了。

6. 反應

這是屬於天賦上的。這種反應，我覺得即使再加上後天的培植，都是很困難的。在戲裡，如果一方忘詞了，而另一方仍唱著他的詞，那戲就會僵在那裡。而忘了的詞，又如何補回來呢？在舞台上，平劇不像一般話劇唸錯了，可多唸幾句詞再補回來。在平劇裡，如果多唸幾句，就不知道唸到那兒去了，更無法像電視電影重新來過。所以以平劇是最寫實的，也是最現實的，不管平常練習了多少次，好與壞，成功或失敗就看那一場表現。所以，反應一定要好。

而反應，也隨著舞台經驗及演出經驗的增加而更加靈敏。例如我在海光未學花臉前，在各方面的條件都不太好，一直都只扮演著跑龍套的角色，幾乎沒有什麼唸詞句的機會。有一次演了一個有兩句詞的角色，第一句是「在」，第二句是「得令」，沒想到，一上台就慌了，將軍一叫我「聽令」，我便應了「得令」忘了先唸「在」。如今想起來，只覺以前的反應太差。現在我的反應能夠變好，主要是舞台經驗的累積。當今，花臉的角色缺乏，所以，不管是主戲、配戲、邊配戲或是武戲、文戲，我都嚐試，自然在舞台上的反應要比過去好得多。但反應快慢，在先天的條件也很重要。當初，我一開口就唸「得令」，是因為對戲不了解。如今，我一直在接觸各類型的戲，對戲、劇情也就比較了解了。我想，大家都有類似的經驗，第一次上台，難免手忙腳亂，心驚膽顫的。有經驗後，就會覺得輕鬆多了。

7. 嗓子

你在五音、耳音、扮相、身材各方面條件都很好的話，另一個條件就是嗓子，也是很重要的。像我，瘦挑高長，扮青衣會很好看，但我是一點小嗓子都沒有，所以就學小生。小生是大小嗓合用，遇到用小嗓子，我就發揮不出來。後來，改學老生，但我又不知如何去運用我天生的嗓子，只是一味地亂喊。而花臉正好像這樣粗粗暴暴的，所以，老師便叫我學花臉。在我學成之後，才發覺自己的嗓子介於老生及花臉之間，不夠渾厚，不像花臉，於是拼命地練。嗓子，先天的要比後天練出來的好，先天的嗓音較後天的甜美。但，若能苦練出後天的嗓音，也是很簡單了。像大家都認為青衣「趙復芬」的嗓音很好，她就是天生的，從小就有這種嗓子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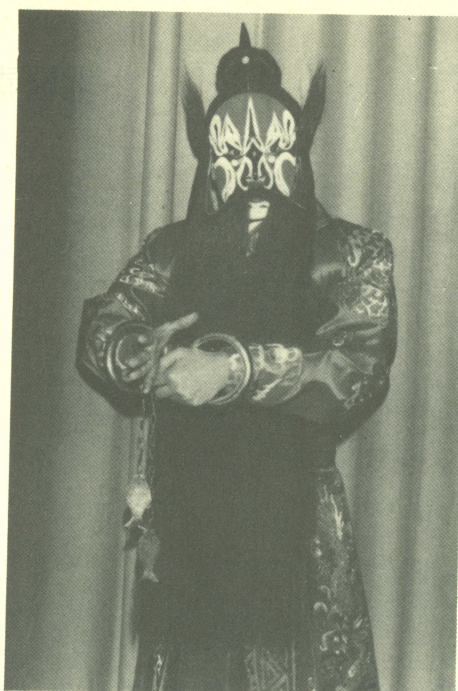
8. 勤奮好學

最後，就是要靠自己的努力用功了。在平劇一齣戲裡

，歸類非常的重要。譬如：「你講什麼話？」這個「話」後面一定是「Y」的音，絕對不能轉調，否則，整個感覺就不對了。這種句尾的收音，主要是靠嘴形的變化，一定要發得非常飽滿才可，這就要靠苦練的功夫。

花臉的比較

根據我自己在舞台上表演的經驗和心得，在花臉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地方。譬如不管是架子花、武二花、銅錘或是黑頭，在唱、唸等各方面應該都是差不多，尤其在文戲。我個人比較注重文戲，在身段方面，我並不是很在行，但在唱腔方面，基於多年的舞台經驗，還稍有研究！唱腔方面，文戲很注重行腔。所謂行腔就是在「一齣戲內，如果有「啊」——這種轉腔的時候，一定要轉得非常優美，絕對不能一道湯，讓觀眾無法聽出你在唱什麼。在唸的方面，銅錘花臉最困難的一點就是鼻音非常重，尤其我是女孩子，如果不用鼻音，很容易雌音就會跑出來，所以一定要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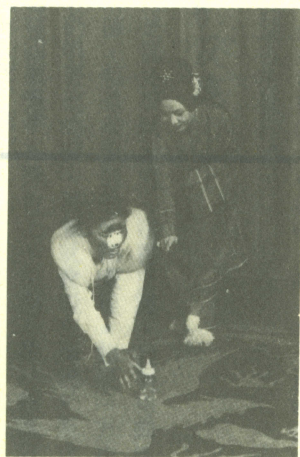
▲王海波小姐在「鎖五龍」中單雄信的扮像
這屬於高腔戲

▼王海波小姐在「連環套」中扮演竇爾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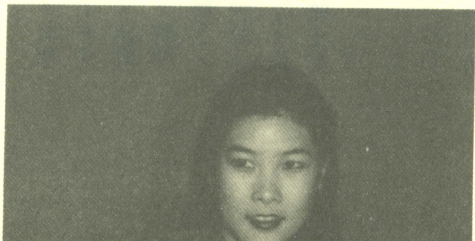
鼻音。像我現在講話，各位可能已覺得我的聲音很粗了，但是等我唱起來，你們就會覺得我現在的聲音很細。其實花臉，不管是男孩或是女孩學，都一樣；鼻音很重要，這是屬於共鳴音。像一般人如果感冒了，就會有這種聲音。另外，腦後音也非常重要。腦後音是屬於遮音。在劇團內有句話「千生萬旦易得，一淨難求！」真的是這樣，青衣和老生的唱腔，都很好聽；但在運用方面則比較簡單，不像花臉這麼難。

我覺得，平劇有時候很巧合！怎麼說呢？譬如，花臉都是戴髯口（鬍子），真的是有必要，有一次，我演包公出世、幼年、進京趕考的戲，這是新編的劇本。因為在那齣戲裏，我不能戴髯子；結果，表演之後，他們告訴我：「你那個下巴真難看！甩過來，甩過去的。」由於，唱花臉有很多腔帶不過去，一定要借重甩下巴。如果，在舞台上，不戴髯子，而老是把光溜溜的下巴晃過來盪過去，觀眾一定會覺得難看，而我們唱花臉就正巧要戴上髯子！這並不表示我們不會運用髯子，所以才甩動下巴，而是有許多腔調，必需要經過下巴的左右擺動才能將味道、韻味表達出來。

如果，今天你問我：「你是學什麼的？」我會告訴你，我學花臉或是淨。但是，如果現在我演一齣戲，你問我：「你是演什麼的？」我不會告訴你，我演花臉；我會把劇中人物告訴你。演員最怕犯的一樣錯是：將所有的角色均演成千篇一律的「花臉」，在舞台上，我不能想自己是扮演花臉，而是演劇中人物，應該如何表達劇中人物的個性。就以劉瑾這個角色來說，劉瑾是位太監，所以，不需要把花臉最粗糙的聲音表達出來。我不能將所有不同的角色都演成花臉，而是配合人物個性、時代背景而表現。因為不同的戲有不同的角色，但是，有很多機會不同的戲中會唸到同樣的一句話。如果，唸不好，或是一律採用相同的表達方式，即顯示出我在演花臉，而不在扮演這個人！



▶王海波小姐反串「探親家中「傻柱子」的角色。旁邊是廖宛芬飾「親家母」。



酒中談心情

在花臉最常用的一句話就是「好酒」。因為，花臉有很多角色都是喝了酒再表演的。有的性情比較粗暴，有的却是因心情微鬱悶才喝酒，因此，在唸「好酒」的表達上，會有所差異。譬如，武臺山是有關揚延德——楊家將的故事，他在最後走投無路之時，只好出家做和尚，而且此時他家的人都死了，那種心情絕對不會與除三害裏面周處的心情一樣。周處的個性暴躁、性情剛烈。所以，前者唸好酒略帶文雅，而後者全是暴戾之氣。另外還有楚霸王，他在唸好酒時，已是敵兵四伏，被圍困了，所以又充滿了無奈的味道。另外，在有些戲裏，唸到這類詞，都是在幕後，與觀眾隔著一層大幕，如果，再不將這種感覺表

鏡頭

連出來，按下去的戲就不太好演。像上面三個例子，所說的好酒，在語氣、味道方面是完全不同的，如果都沒什麼分別，也就沒有效果可言了。

笑裏看個性

同樣的，在不同的戲，不同的角色，同樣的「笑」也有不同的表達。例如：徐延昭及包公就完全屬於正宗銅錘的笑，而不能用不文雅的笑，這是屬於最容易、最平凡的笑法。但是若碰到像寶爾敦——連環套這齣戲，就不能依法故施了。因為寶爾敦是一位強盜，他笑的原因是因為報子上前對他說御馬的行踪，當他一聽到這個大好消息，內心就在盤算要如何取得御馬，再嫁禍於黃三泰。當報子說完時，有鑼鼓會帶起來，他就豪邁瀟灑的大笑，沈醉在自己的美夢當中，好像已成功了。所以，這種笑法當然有別於正宗銅錘的笑。另外，最難表現的笑聲就是曹操的笑！譬如「白門樓」這齣戲中，當貂蟬上來的時候，曹操問說：「下晚何人？」對曰：「跪著貂蟬！」「為何不抬起頭來？」貂蟬答曰：「有罪不敢抬頭！」他接著唸：「恕妳無罪！」當貂蟬抬起頭來，曹操看著她，楞在那兒，突然發出笑聲。這種笑聲，氣要很長，再一直笑開，很好聽，完全表現了曹操的個性。所以，我覺得這些最基本的分辨，如果不能將他表達出來，觀眾就不能透過演員而瞭解戲中人物的個性。

我個人覺得，像青衣、老生的戲，人物個性看起來都不似花臉如此突出。譬如歸類為青衣，大都是大家閨秀，歸類於花旦，就出紅娘、丫鬟那類角色。但是在花臉來說，即使在同一齣戲內，花臉的變化都很大。以霸王來說，在前面他是不可一世，一出場氣勢就相當威武，到了後面的劇情中語氣完全轉變。如果前後演的一樣，觀眾看字幕也可知道劇情，但在人物表達方面所感受到劇情的衝擊

力就大打折扣。類似這種戲尚有徐三害、將相和等，都是在語氣上，前後大不相同。此外，如「牧虎關」中「高老爺」一角，他一出場來顯得十分正派，看不出他會怎樣，但等到第二場再上台時，他就有了轉變，顯得很輕挑，當他逗他的媳婦時，決不能表現得穩重。這時演員本身在心理上，就得趕快轉變過來，才能讓觀眾接受。

花臉的派別

花臉從大陸上傳到這兒，分成許多派，譬如裘派、金派、袁派等。譬如徐三害裏的周處，在唱唸方面完全是用炸音。像這種戲，我唱起來比較吃力，因為我本身的嗓子沒有炸音，所以我必需做出那種炸音，故比較累。袁世海本身就屬於這類嗓音，這也是袁派招牌戲，又如鎖五龍裡的單雄信是屬於高腔戲；金少山是專門唱高腔戲，他不講突味道而注重音高，完全由音高來取勝，這便屬於金派。裘派講究各種行腔的韻味，咬字清晰，如包公、徐延昭和牧虎關等戲都是屬於裘派。我個人較擅長於裘派，因為嗓音等各方面比較像。裘派注重轉腔，每句都有彎，句尾要帶有鼻音，也非常重視歸韻；在每一齣戲的小地方由演員自己來加強表達。外行人初聽裘派花臉的戲，感覺上，可能認為這些腔都是平的，一旦自己瞭解以後，自己哼上二段，就會發覺怎麼少唱一個腔而自然而然的將這些腔加進去。以牧虎關為例，在前面時，是屬正工花臉戲，不需特別賣一個味道，只要唱得很平，而不要再加上什麼，否則，反而會弄巧成拙，破壞效果。到了後面，高望一出來就唱道：「殺了一個又一個：」挺有氣氣的，因為現在他要過三關去借將。但在過第一關的同時，他碰到他從未謀面的兒子，但他並不知道，面對這個人是他兒子，所以，在唱腔上並沒有特殊改變。到了第二關是由他媳婦把守的

，過關的戲，主要就是表現在這一段上，當然，他也不知道面前這女將的身分。當他一看到她時，馬上將他手上的武器——鞭子換另一手提，而忘記了打仗，由於他見到的一個小姑娘。看到她，語氣立即鬆緩下來，且富有挑逗味，與前面的唱腔是完全不同。如果，這地方再用裘派的正工花臉唱法，就無法表達的淋漓盡致了。

花臉還有一點很難的就是快板很多，不太好唱。例如鎖五龍這齣戲，非常好聽，但在十七分鐘內就要結束，全部是快板。如果，表達不好，這齣戲可能會拖到廿五分鐘。劇中，單雄信，因為他所有的朋友，不管是羅成、徐茂公都歸降了，而他却寧死也不投降。當他的這些好朋友來勸他時，他非常生他們的氣，所表現的這一段當然很激憤。他從一開始上場，就戴著手銬，沒有拿下過，從一出場的倒板就可聽出氣氛，但到了戲尾，他要被砍頭了，語氣也有些軟了下來，氣氛也有所轉變。花臉第一句通常都是在幕後唱倒板，第一句，隔了一層幕，在表達上就困難多了。因為，如果聲音無法表達，音量傳不出去，在第一句時，氣氛就壓不住陣腳，接下來出場唱，要求好的表現，不太容易。在別齣戲，語氣上可以稍微拖延，但在這齣戲鎖五龍，絕對不可拖泥帶水，一句就是一句。倒板之後接的原板很快，如果琴師拉慢了，都要趕快將它催上去，如果催不上去，氣氛就會鬆下來。一出場第一句「不由得豪傑笑開懷」，是最高的腔，接下來都是較平的；如果後面統統像第一句的話，即使有再好的嗓音都無法唱下去，接下去的三段，就都是快板，第一段感覺有點流水，第二段比較適中；第三段沒有過門，唸完後就直接唱。在第三段，我花費很多時間去研究，因為沒有換氣的機會，太快了！詞又多，如果不在適當的機會換氣，一口氣憋住，後面就會發生拖不住氣的窘事；或者，在後面任意換氣，在氣氛上就連貫不起，絕對不好聽。所以，雖然這齣戲只有十七分鐘，但運用了許多竅門，很難唱，到了戲尾，他將

間斷時，却發現他的好友——秦叔寶不在，語氣便軟下來，因為在臨死之前都無法見到好友的最後一面。這裏的表現與前面的激動完全兩回事，由於花臉的戲，音一定要從丹田出來，但在語氣上面又有急、緩的不同；如果，在唱後面這一段，而演員本身的心理激態沒有鬆懈下來，而直接唱下去，就完全表達錯了！在國軍文藝中心公演，都不大演這齣戲，因為戲雖短，往往比一些二三個鐘頭的戲還累上好幾倍。這種戲因為時間短，屬於墊頭戲，好像後面有什麼好戲的話，前面先來墊個頭，這是錯誤的觀念，因為它比後面的好戲還難唱。一般唱墊頭戲時，觀眾不是在吃飯就是在坐車，我覺得自己辛辛苦苦的練習，賣力的唱，却不能被觀賞，好像是白唱了，非常遺憾！所以，這齣戲若不在第二齣，大家都不願意唱！

我今天所講得很繁雜，沒有一個主題，我只是想讓各位了解有關花臉的一切，有關花臉戲的每一行。其實，像青衣、老生、小生、老旦等角色，在唱唸、表情各方面都是相同的道理，性質完全是一樣的。

後記

真的是被王海波小姐的神采所震懾，無論道白唱工，一字一句都有金石擲地之聲，實在是聽得意猶未盡！哎！藝術有它的境界，而國劇更是國粹藝術的精品，和咱們中國人是有深厚的血緣關係，一時的冷落，並不值得嘆息，也不必勉強人們去接受。總有一天，人們會覺得流行歌曲太膚淺，熱門音樂太鬧鬧，而買幾張國劇唱片聽聽，只要一聽，就會迷上，自然地，國劇就會蓬勃起來，不信，您往後瞧！